

《華裔學志》及其研究所對西方漢學的貢獻

The Contribution of *Monumenta Serica* and Its Institute to Western Sinology

Barbara Hoster (巴佩蘭) 著* 謝惠英 (Hsieh Hui-ying) 譯

前言

本文試圖評估《華裔學志》對於西方漢學的貢獻。1935年《華裔學志》在中國成立，學志為國際導向，共襄事者一者來自中國，二者來自西方國家，包括美國。《華裔學志》成立至今已出刊50冊，本文將論評其中內容。除此，本文還含括評論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華裔學志叢書》系列) 以及最近才更名為 *Collectanea Serica* (《華裔選集》) 的其他出版品。

一、《華裔學志》草創時期的特色

本文不擬在此細論《華裔學志》的歷史，¹只列舉某些較重要的事實。依年代而言，《華裔學志》可據其編輯室所在地而劃分為四階段。第一為1935年到1949年的中國時期，此時學志初創，編纂於北京天主教輔仁大學，²其二為1949年到1963年的日本時期，此時學志重建編輯室，先於東京，後於名古屋。學志在停刊些年後，亦於1955年第14冊復刊。第三階段為美國時期，

年代為1963年到1972年，學志為洛杉磯加州大學東方語文系的一個機構。第四階段為1972年以迄於今，學志及其圖書館和編輯室選址於德國波昂和科隆附近的 Sankt Augustin 聖言會院區。

後文將析述《華裔學志》對西方漢學的貢獻，在此擬列舉學志在初創和發展過程中的特色：

(一) 中西合作

首先，《華裔學志》是一份成立於中國，卻以西方語言發表的刊物；打從一開始起，就強調中西學者密切合作。《華裔學志》的創辦人聖言會傳教士和漢學家 Franz Xaver Biallas (鮑潤生，1878-1936) 曾提起創辦此學志的諸多緣由，以下則是選立北京為學志誕生地的理由：

目前的北京是舊文化的中心，同時也成為中國科學發展的核心點。中西學者共同合作，展望未來東亞研究的最佳成果，殊堪可期。³

知名史學家及輔仁大學校長陳垣(1880-1971)後來也成為《華裔學志》的執行編輯之一，他曾規劃出天主教大學學術研究工作的三大目標：1. 應用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論整理、組織中國的歷史資料。2. 編纂和翻

* 作者任職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Sankt Augustin/Germany.

1 《華裔學志》最重要的歷史記錄包括：Roman Malek, “‘Monumenta Serica’ (1935-1985),” (《華裔學志》(1935-1985)) 發表於 *Verbum SVD* 26 (1985), 頁 262-276; Cordula Gumbrecht, *Die Monumenta Serica-eine sinologische Zeitschrift und ihre Redaktionsbibliothek in ihrer Pekingener Zeit* (1935-1945) (華裔學志——一份漢學期刊及其北平時代(1935-1945的編輯部圖書館) (Köln: Greven, 1994); 謝沁寬, 〈《華裔學志》研究(1950-1970)〉, 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 1997。

2 Gumbrecht 的研究中曾譯過這階段的始末(參閱附注註1)。有關學志前十年的歷史資訊。也可參閱：Josefine Huppertz, “Aus den Anfängen der ‘Monumenta Serica’,” (《華裔學志》的草創時期) in Herm[ann] Köster ed., *China erlebt und erforscht. Partielle Beiträge zur kritischen Chinakunde* (對中國的經驗與研究——有關批評性中國學的一些貢獻) (München: Selbstverlag, 1974), 頁 191-233。

3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北平天主教大學學報》, 1934), 頁 II。

譯相關參考書籍，協助中外學者的研究工作。3. 藉由書刊的出版和向外流通，發布漢學研究領域的最新發現和研究成果，促進國際學術合作。⁴ 他接續道：「上述列舉三項目標原本同等重要，然吾人應特別強調中外合作。」⁵

創辦一個漢學雜誌算是這個理想的直接實現，而這份理想也表現在學志執行編輯群的組合陣容。1935 年《華裔學志》初創，編輯群的中西學者數目相當。隨後數年，西方學者數目漸增；然 1948 年學志北京階段最後一期（第 13 冊）出刊時，仍尚有三位中國執行編輯張星烺、陳垣和英千里。

此後，學志迫於時勢遷離中國，學志和中國的關係因此割斷。在日本階段，主編 Heinrich Busch S.V.D.（卜恩禮，1912-2002）領軍下的編輯顧問群率皆是歐洲學者，其中有甚多聖言會成員。即便如此，學志仍試圖和日本漢學界聯結。如同在日本復刊的第一本學志（第 14 冊）（1949-1955）的〈編輯語〉所言：

我們希望在此新家（即日本）作客，緣其豐厚的中國研究傳統，《華裔學志》仍得如先前在中國文化中心北京時一般，得其地緣之便共蒙其刊，同時也讓學志的作者和讀者共霑其益。⁶

本文隨後將析述學志在日本時期如何朝此目標努力。

學志的第三階段為美國時期，此時中國學者再度受邀加入學志編輯顧問群⁷ 如此延續至今。然持平而論，

中西最是鼎力合作，編輯群最是合作無間者當屬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北京初創階段。

（二）跨文化關係

《華裔學志》的第一個特色是編輯群所強調的跨文化關係。觀乎學志的中文名稱，即可得其旨意。學志中文名稱為陳垣所選用，可意譯為「中國和其鄰近民族之科學研究評論」。第一期的「編輯語」如此細說分明：

我們的意圖在為讀者大眾呈現諸多資料，包括中國及其鄰邦的民族、語言和文化研究，同時不忽視人類學和史前史學領域。⁸

隨著漢學研究日益成長，成為一專業學術訓練，學志編輯群對跨文化研究的興趣也與時俱進。19 世紀，漢學漸漸發展成東方研究的一個學門，重點先是集中於研究中國語言以及翻譯重要的文本來源，在 20 世紀初，絲路沿線吐魯番和敦煌等地發現大量的手稿，如此引發歐洲漢學家研究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文化交流的興趣。⁹ 因之，刊登在《華裔學志》上的許多文章的研究主題正是中亞、西藏、蒙古、滿州、日本和韓國的文化和宗教。¹⁰

（三）傳教任務導向

《華裔學志》第三點不可或忘的事實即是它的宗教色彩。要知，《華裔學志》為聖言會所創建，彼時聖言會正負責輔仁大學的教學運作。¹¹ 因之，學志就具有其傳教功能，就如同其原先旨意乃是「尤其要作為輔仁大

4 引於“Listening in on Some Future Plans”（傾聽未來計畫）一文中，見《輔仁學誌》4（1935，10 月），頁 157。

5 同上。此文件於天主教大學校方刊物《輔仁學誌》。引陳垣之語，特別強調這種中外合作關係，他舉輔仁大學教授中國語言學家沈兼士和他的同事 Biallas 神父為例：「此二人工作高度互補。沈兼士從中國學者的立場撻伐中國語言研究的問題，Biallas 從歐洲人的類比觀點議論同樣的主題。此類型的合作，正是輔仁多年前的規劃，今日陳垣校長再提及此，說明它仍是當今的理想目標。」（同上，頁 158）。

6 《華裔學志》14（1949-1955），無頁數（在目錄之前）。

7 具有中國淵源和文化背景的 associate editors（聯合的編輯或副編輯）為 Albert Chan S.J.（陳綸緒），Chiang Fu-ts'ung（蔣復璁），Wang Chi-chen（王際真）（從《華裔學志》21 期 [1963] 起），J.W. Chiao 喬偉，C.C. Shih（Shih Ching-ch'eng），Shirleen S. Wong（從《華裔學志》31 期 [1974-1975] 起）。第 41 期（1993）以後，稱之為編輯顧問（advisors）。

8 《華裔學志》1（1935-1936），p. ix.

9 參閱 Hans-Wilm Schütte, “Sinologie in westlichen Staaten”（西方國家的漢學），見 Brunhild Staiger et al. eds., *Das große China-Lexikon*（中國大百科辭典）（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3），頁 679-680。

10 讀者可以在 *Monumenta Serica Index to Volumes I-XXXV (1935-1983)*（《華裔學志引得 I-XXXV 冊（1935-1983）》）中，依照個別國家名，輕易在前 35 冊中找到這些文章。

11 有關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請參閱 Gumbrecht，頁 19-27 以及 Donald Paragon, “Ying Lien-chih (1866-1926) and the Rise of Fu Jen”（英敏之 [1866-1926] 和輔仁之生，北京公教大學），見《華裔學志》第 20 冊（1961），頁 165-225。

學科學（學術）地位的證明，同時……成爲一個『櫥窗』，展示其傑出成果。」¹²就傳教任務而言，學志的學術成果及其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勢必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及彼等對天主教教會的態度有正面的影響。另者，學志原本也是傳教士吸收中國資訊的來源，有助於他們的傳教工作。如同鮑潤生神父所言，《華裔學志》要爲一般大眾完成的目標爲：

遠東現今面對現代社會和文化遷變的緊迫壓力，如此在要求身處現代風暴和壓力期的傳教人員對此地民族、語言、文化有更深刻的認知。……當今的處境已使得傳教人員不易與時代的諸多發展齊肩並進。更不易得知他當於何處作爲、如何作爲。我們希望在此類事務上襄助傳教人員，促進我們的傳教任務。¹³

瞭解學志的傳教背景後，就不會訝異甚多神職人員，包括諸多來自其他傳教會者，皆是學志固定投稿者。他們議論發表的主題甚爲多樣，包括蒙古、西藏和滿州研究；包括語言學、人類學、佛學、文學、哲學，也旁及中國基督教的歷史。學志的編輯群雖從未曾特別強調中國的基督教歷史論題，學志也從未特別關注此一論題；

然而插柳成蔭，打從學志第一冊持續至今，此論題一直扮演一重要角色。隨後我將就此析論。

二、1930年代漢學界中的《華裔學志》

（一）漢學期刊中的《華裔學志》¹⁴

1935年《華裔學志》第一冊於北京出刊時正逢 *Asia Major*（《大亞洲》）停刊，彼爲當時德國研究中亞、東亞和東南亞最重要的雜誌。¹⁵如 *Asia Major* 般，《華裔學志》爲國際導向，大部分文章乃以英文寫就。彼停此出之下，先前甚多在 *Asia Major* 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者乃向學志投稿，如漢學家和滿學家 Erich Haenisch (1880-1979)，¹⁶ 蒙學家和滿學家 Walter Fuchs (1902-1979)，¹⁷ 以及印學家和佛學家 Friedrich Weller (1889-1980)。《華裔學志》的創建者鮑潤生神父也曾曾在萊比錫 (Leipzig) 出刊的 *Asia Major* 中發表論文，彼也正是鮑潤生神父完成漢學學位之所在。¹⁸

除了 *Asia Major* 之外，此時德國漢學界另有其他兩份期刊：一爲專門出版藝術和考古學論文的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東亞雜誌／德國》），¹⁹ 二爲 *Sinica*

12 Roman Malek, “‘Monumenta Serica’”, 頁 265。

13 《華裔學志》見《輔仁學誌》5(1936, 5月), 頁 78。在此文結論中，謝沁寬質疑 Biallas 所規劃的這個目標是否有可能達成？只因學志只要仍刊登研究古中國文化的文章，並未刊登現代的發展（參閱謝沁寬）〈《華裔學志》研究(1950-1970)〉，頁 65。

14 若欲概覽 20 世紀前半歐洲、中國和日本最重要的漢學期刊，請參閱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漢學》）（Bern: Francke, 1953），頁 14-16。

15 參閱 Martin Kern, “The Emigration of German Sinologists 1933-1945: Note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Studies” (1933-1945 德國漢學家移民事：中國研究的歷史和史料編纂)，發表於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國東方協會期刊》）118 (1991) 4, 頁 523。此期刊的創辦人和發行人是猶太人，在納粹政權之初被迫移民國外。如此竟謂期刊要宣佈暫停。至於 *Asia Major* 的歷史始末，也參閱 Hartmut Walravens 之〈引言〉，發表於 *Asia Major (1921-1975). Eine deutsch-britische Ostasienzeitschrift. Bibliographie und Regist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7), 頁 5-13，以及 Erich Haenisch, “Bruno Schindler und die alte Asia Major” (Bruno Schindler 與舊的《大亞洲》) 發表於 *Oriens Extremus*（《遠東》）12 (1965), 頁 7-9。

16 有關此君生平和作品（至六十歲生日止），請參閱《華裔學志》5 (1940)，頁 1-5。

17 Wolfgang Franke, “Walter Fuchs in memoriam,” (紀念 Walter Fuchs)，發表於 *Oriens Extremus* 27 (1980), 頁 143-147; Martin Gimm, “In memoriam Walter Fuchs” (紀念 Walter Fuchs)，以及 “Nachträge zum Schriftenverzeichnis von Prof. Dr. Walter Fuchs” (有關 Walter Fuchs 教授作品目錄增補)，見 Michael Weiers, Giovanni Stary eds., *Florilegia Manjurica in Memoriam Walter Fuchs* (滿清精華——紀念 Walter Fuch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2), 頁 2-6。

18 此文主題爲中國詩人屈原，屈原爲其博士論文主題。見 *Asia Major* 4 (1927) 頁 50-107，續文見 *Asia Major* 7 (1932)，頁 179-241。

19 此刊爲 1912 年到 1943 年在柏林的東亞藝術協會出版。

(《中國》)。*Sinica* 為法蘭克福／曼因中國機構出版的月刊，其漢學研究內容主要為一般讀者而寫而非針對學術研究功能，刊物從 1927 年發行而迄於 1942 年。²⁰ 另有兩份刊物偶爾刊印漢學研究文章，分別是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德國東方學會期刊》) 以及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東方語言研究院通訊》)。

就整個歐洲而言，當時研究東亞和中亞最重要的刊物是 *T'oung Pao* (《通報》)，1890 年以來，荷、法學者任萊頓(Leiden)擔任編務。一次世界大戰過後，法德交惡，*T'oung Pao* 因之未接納德國學者投稿。²¹ 另有 1939 年以來在斯德哥爾摩出刊的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遠東典藏博物報導》)。此刊物主要以 Bernhard Karlgren (高本漢，1889-1978) 對中國語言劃時代的研究而為眾所認識。

1936 年，就在《華裔學志》面世僅一年時，*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亞洲研究期刊》) 成立，隨即成為領美國漢學研究期刊之風騷者。美國的漢學研究日興，正是二次世界大戰的間接結果。在戰前，歐洲學者主導著西方的漢學研究。²² 此時，《華裔學志》不只是唯一一份在中國出刊、以西方語言發表的漢學期刊，更是如德國漢學家領袖 Herbert Franke (法蘭克) 所言，是「最重要的一份期刊。」²³ 另有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

ciet (《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北部分會期刊》)，期刊在上海發行，為時從 1858 年迄於 1948 年。還有 *Studia Serica* (《中國研究》)，1940 年成立於成都西南聯大(投稿論文有英、德、法和中文)。另有一法國漢學家發聲的重要刊物為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遠東法國學派報導》) 此刊物 1901 年起在河內(Hanoi)發行。

(二) 漢學導向的傳教期刊中的《華裔學志》

1930 年代，天主教和基督教團體在中國發行的刊物超過四百種，²⁴ 其中有八種刊物名稱具備漢學導向。就天主教而言，則有《華裔學志》的前身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北平天主教大學學報》)；²⁵ 《輔仁學志》(輔仁漢學期刊)，此為學志的中文對等刊物；²⁶ 最後則是《華裔學志》，此三種皆由聖言會在北京出刊。另有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Aurore* (《震旦雜誌》)，此由耶穌會在上海出刊。就新教而言，則有《燕京學報》、《金陵學報》、²⁷ 《嶺南學報》、《史學年報》以及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中國西界研究學會期刊》)。²⁸ 根據 Richard Löwenthal (羅文達) 在他的研究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中國宗教期刊出版》) 中的說法，「《華裔學志》因其學術立論中肯，而廣為漢學圈所接受。」²⁹

20 此中國機構乃由知名的基督教傳教士 Richard Wilhelm (衛理賢，1873-1936) 所創建。

21 參閱 Erich Haenisch, "Bruno Schindler und die alte Asia Major," 頁 7。

22 Herbert Franke, "In Search of China: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追尋中國：歐洲漢學研究史評) 發表於 Ming Wilson ed.,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歐洲研究中國——歐洲漢學國際研討會的論文) (London: Han-Shan Tang, 1995), 頁 16。

23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頁 15。

24 在研究報告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中國宗教期刊出版; Peking: The 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 1940) 中，Rudolf Löwenthal 列舉天主教會的 125 個刊物名 (見表 XIII, 頁 29) 和基督教的 256 個期刊名 (見表 XV, 頁 83)。這些數目字指的都是 1938 年。

25 輔仁天主教大學 1926 年以來就出版此刊物，到 1934 年止已出版 9 期。

26 此刊物 1929 年創辦於北京，以中文每半年發行一次。《華裔學志》上有許多文章皆是原著發於《輔仁學志》的翻譯作品。

27 此刊物成立於 1931 年，每半年由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出版。Löwenthal 形容其內容為「教育性的」。從《華裔學志》〈刊物簡評〉的目錄表看來，他絕對夠資格稱為漢學研究 (參閱《華裔學志》冊 1，頁 234 和頁 521；冊 2，頁 491-493)。

28 Gumbrecht, *Monumenta Serica*, 頁 81。

29 Löwenthal,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頁 42。

三、主題特色分析

(一) 中國及其鄰邦

如同先前所言,《華裔學志》不僅刊登漢學研究的文章,更含括其他無數論文及單冊,範疇包括中亞、蒙古、滿州、西藏和韓國研究。³⁰參與研究投稿者除了這些學門的學者外,還有為數甚廣的傳教士。他們的研究工作樹立了良好的典範,其精神正如法國漢學家 Paul Pelliot (伯希和, 1878-1945) 致學志編輯書信中所傳述者。此信刊登於 1935 年首冊學志中,他在信中敦促學志編者致力使學志成為神職人員科學研究的集中發聲所在。根據 Paul Pelliot 的看法,神職人員在中國內地的生活相形孤立,特別能夠從周遭的立即環境中收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包括方言、風土民情、考古發現等等。如此研究工作所須並非富藏資料的圖書館,而是善用耳目盡心傾聽觀察。³¹就此意圖, Paul Pelliot 舉出比利時

聖母聖心會(Scheut)神職人員(C.I.C.M.)為例,³²他們搜集了相當廣泛的語言和方言資料(包括發音和成語)。聖母聖心會的有些神父皆是《華裔學志》的投稿常客和編輯顧問,同時也出版刊行他們的一些主要作品,有的出現在期刊中,有的則是單冊系列。其中第一個要提及的是 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³³彼為傑出的蒙古鄂爾多斯方言研究者。³⁴他的主要著作中有三冊皆收錄在《華裔學志叢書》中,分別是 *Textes oraux ordos* (《鄂爾多斯方言教本》),此為鄂爾多斯俗文學等,³⁵另有劃時代的 *Dictionnaire ordos* (《鄂爾多斯字典》),書分三冊,收錄主要條目逾二萬,迄今為止皆是鄂爾多斯方言的標準參考書;³⁶最後則是蒙古方作文法,此書為他和另一位聖母聖心會神父 Albert de Smedt³⁷合作而成。至於期刊方面,他曾發表大量文章。(參閱《華裔學志引得……》)。

為《華裔學志》西藏研究和方言學貢獻最多者當推 Henry Serruys (司律思, 1911-1983) 和 Paul Serruys (1912-1999)

30 謝謝 Peter Ramers 神父 (樂慕思, C.S.Sp., 於 Sankt Augustin) 為我提供珍貴建議, 尤其是本篇論文此部分。

31 Paul Pelliot, "Letter to the Editor" (致編輯; 法文寫成), 見《華裔學志》1 (1935), 頁 192。

32 有關此傳教國的歷史, 參閱 Daniël Verhelst, Nestor Pycke eds.,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2-1987* (《聖母聖心會傳教團的過去和現在, 1862-1987》) (Leuven, 1995)。有關他們在中國的活動, 參閱頁 25-75 和頁 256-281。

33 有關傳記和書目資料, 參閱《華裔學志》10 (1945), 頁 1-4。

34 「比利時的 C.I.C.M. 神父 Antoine Mostaert 以其在蒙古研究上的傑出成就聞名。……他收集相當多的第一手蒙古資料和手稿。當年他搬遷至北京時, 透徹研究這些資料, 出版數本甚是學術價值的著作, 吸引了舉世蒙學家的眼光。……在現代的蒙古方言中, 鄂爾多斯方言有甚特有的語音、文法和字彙。在 Mostaert 之前, 無人曾系統化的研究此方言。因之 Mostaert 乃是這個研究領域的先鋒。」額爾敦孟克 "Antoine Mostaert and Ordos Dialect Studies" (Antoine Mostaert 和鄂爾多斯方言研究) 發表於 Klaus Sagaster ed., *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 C.I.C.M. Missionary and Scholar* (《Antoine Mostaert C.I.C.M. 傳教士和學者》), 冊 1, *Papers. Louvain Chinese Studies* 4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1999), 頁 63。

35 *Textes oraux ordos* 簡介語音評註、評論和字彙 (北京: 天主教大學, 1937)。先前所引額爾敦孟克如此論評此書: 「從語言學觀點而言, 這是方言學的少見文獻。從文學觀點而言, 它是珍貴少見的專題民俗文學等」(loc. Cit.)。

36 *Dictionnaire ordos* I-III 冊, 《華裔學志叢書》5 (北京: 天主教大學, 1941-1944)。「它是 Mostaert 最出名的作品, 含括 21438 主要條目, 以注音符號寫成並有法文說明。根據知名蒙學家 Nicholas Poppe (包郭) 的說法, 它堪稱是一本優秀的字典。……在字典中, 不只精確解釋在鄂爾多斯方言中諸字的意義, 並舉豐富的口語資料為例。因之, 此部字典不只成為研究現在蒙古第一部全面性的方言字典, 也是至今為止研究鄂爾多斯方言最佳的參考書。」額爾敦孟克, 頁 63-64。和請參閱 Nikolaus Poppe, "Das Ordossische" (鄂爾多斯) in: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東方學課本), 第一單元: *Der Nahe und der Mittlere Osten* (近東與中東) 第五冊: *Altaistik* (阿爾泰語系學), 第二單元: *Mongolistik* (蒙古學), mit Beiträgen von Nikolaus Poppe et al. (Leiden-Köln: Brill, 1964), 頁 134。

37 *Le dialecte der Monguor, parlé par les Mongols du Kansou occidental, Ie partie, Grammaire*, 《華裔學志叢書》6 (北平: 天主教大學, 1945)。此部作品亦出現在論蒙古方言的一篇文章中: Dominik Schröder, "Der Dialekt der Mongour," 載於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Leiden-Köln: Brill, 1964), 頁 158。

兄弟，他倆皆是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士，同時也是期刊的編輯顧問。³⁸另一位常在學志刊登文章者則是傑出的蒙學家兼滿學家兼漢學家 Walter Fuchs，他編輯耶穌會康熙地圖，此書對中國地圖製作史深具貢獻。³⁹

另外值得提出的則是有蒙古研究的諸多文章。最早的一篇是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鋼和泰，1876-1937）的“On the Sexagenary Cycle of the Tibetans”（〈論西藏人的六十進位〉），此文至今仍是研究西藏曆法的典範參考資料。⁴⁰另有多篇論文成之於德國藏學家和漢學家 Siegbert Hummel（生於1908年）之手。此君於1955年從萊比錫（Leipzig）人類學博物館主任職位退休後，就一直過著個別學者的研究生活。最近在《華裔學志叢書》中，有關西藏的研究則是沈衛榮的博士論文，主題是研究第一位達賴喇嘛（1391-1474）的生平和歷史定位，此文有助於釐清 dGe lugs pa 教派的歷史和達賴喇嘛的組織機制。⁴¹這份研究包括兩本 dGe 'dun

grub 傳記的完整德文翻譯，加上西藏文本的複印本。

（二）中國與外國的國家、文化和宗教

中外關係主題研究一向是學志的主要關懷。諸多學者最常處理的面是外國宗教在中國的角色。

學志中有多篇論文探討中國對外國的認知。例如地理學家 Albert Herrmann 就中國的地理名詞大秦深入調查，描繪西方諸遙遠的國度。⁴²另一個貢獻則是19世紀早期中國旅者遊歷西方國家的旅遊記載。⁴³ Joseph Dehergne 有一次也探討在歐洲的中國旅者及18世紀中國對法國文學的影響。⁴⁴近期出刊的學志中則有一冊包括一書目介紹式文章，探討澳門和中葡關係。⁴⁵

在華裔學志叢書中，有關此主題最重要的出版品是陳垣的著作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元西域人華化考》）。⁴⁶此書中文標題直接表明是元朝西域諸民的漢化調查，⁴⁷處理「中國文化歷史中最引人入勝

38 有關司律思的生平作品，參閱 Françoise Aubin, “In memoriam le R. P. Henry Serruys (Ssu Lü-ssu 司律思), CICM (10 juillet 1911-16 août 1983) érudite sino-mongolisant” (紀念司律思) 有關迄1977年止，Paul Serruys 的出版品目錄表，參閱《華裔學志》33 (1971-1978), II-V.

39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ße* (有關滿清、蒙古、新疆、西藏康熙時代的耶穌會地圖集及其形成歷程與名詞目錄，提供原來大小的耶穌會地圖)，《華裔學志叢書》4 (北平：天主教大學，1943)。Arthur F. Wright 如此提到此書：「Dr. Fuchs 處理了問題的每個層面，為地圖學家、歷史學家和文獻學家（語言學家）提供了珍貴無比的資料用書。」（“Sinology in Peiping 1941-1945” [北平的漢學 1941-1945]，發表於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 [1945-1947]，頁345）。

40 收錄於《華裔學志》1 (1935)，頁277-314。參閱 Dieter Schuh,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tibetischen Kalenderrechnung* (西藏年曆歷史研究) (Wiesbaden: Steiner, 1973)，頁1; Karl-Heinz Everding, “Die 60er-Zyklen. Eine Konkordanztafel,” 見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16 (1982)，頁475-476。見其訃聞，《華裔學志》3 (1938)，頁286-291。

41 *Leben und historische Bedeutung des ersten Dalai Lama dGe 'dun grub pa dpal bzang po (1391-1474).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Ge lugs pa-Schule und der Institution der Dalai Lamas*, 《華裔學志叢書》49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2)。

42 “Ta-ch'in oder das China des fernen Westens. Eine historisch-geographische Untersuchung (mit einer Karte)” (中國人眼中遼西的大秦：對它歷史與地理的研究)，《華裔學志》6 (1941)，頁212-272。

43 Kenneth Ch'en (陳觀勝)，“Hai-lu 海錄，Fore-Runner of Chinese Travel Accounts of Western Countries,” (《海錄》西方國家遊記的中國先行者)，《華裔學志》7 (1942)，頁208-226。

44 “Voyageurs Chinois venus à Paris au temps de la marine à voiles et l'influence de la Chine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XVIIIe siècle,” 《華裔學志》23 (1964)，頁372-397。

45 Roderich Ptak, “Macau and Sino-Portuguese Relations, ca. 1513/1514 to ca. 1900: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澳門和中葡關係，1513年或1514年左右到1900年左右。書目論文)，《華裔學志》46 (1998)，頁343-396。

46 錢思海 and L. Carrington Goodrich 譯註，《華裔學志叢書》15 (Los Angeles: Monumenta Seric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6. Nettetal: Steyler Verlag-Wort und Werk, 1989 再版)。

47 《元西域人華化考》。

的一面——探討中國文化如何吸納融入外來元素。」⁴⁸ 陳垣是宗教史專家，他也處理不同宗教和不同思想流派在這個漢化過程中的角色，包括儒教、佛教、道教、回教和基督教。

1. 猶太教和伊斯蘭教

學志中有兩篇重要文章探討中國境內的猶太人。近些年來出刊的《華裔學志叢書》也有兩冊和猶太人主題有關，分別是 Donald Daniel Leslie 編彙的書目，內容為有關傳說中國境內土生土長的猶太教者之主要及次要作品，其中最著名者為開封的猶太教徒社區；⁴⁹ 另有一冊為 Roman Malek (馬雷凱) 輯列的會議論文集《從開封……到上海，中國的猶太教徒》，收錄的是 1997 年在 Sankt Augustin 舉行的國際會議論文。後者亦包括猶太教徒在中國（亦即是上海）殖民定居的現代歷史。⁵⁰ 在知名的傳道刊物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中，評者曾如是論評此書：

如果《華裔學志》目前有心特別探討中國的猶太教徒，如此正十足吻合 1934 年在北京輔仁天主教大學初創學志時定下的原始目標，此即是：研究在中國

境內所謂的「外國」宗教和文化。⁵¹

學志也曾刊登有關中國的伊斯蘭教的文章，包括唐朝的伊斯蘭教，⁵² 中國伊斯蘭教在蘇俄的源起、⁵³ 唐代中國的波斯廟，⁵⁴ 以及元朝泉州波斯駐軍的叛變。⁵⁵ 在《華裔學志叢書》中，近期預計出刊一本有關伊斯蘭教的書籍，名為 *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傳統中國中的伊斯蘭教》），由 Donald Daniel Leslie 等負責編纂。

2. 基督教在中國

探討中國的基督教一向是《華裔學志》不可旁貸的責任，學志每一期幾乎都有相關文章。⁵⁶ 學志從未曾特別提及此類主題，有關此主題的文章卻頻頻出現。知名的傳道歷史學家及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 *Nouvelle Revue de Science Missionnaire*《傳教學新徑》（1945）的創建者 Johannes Beckmann S.M.B. (1901-1971) 就曾在 1945 年的一份評論中提到：「《華裔學志》開始的數冊就對中國傳道歷史有不能小看的科學論辯分析之文章。」⁵⁷ 他首先提出 Henri Bernard S. J. (1889-1975)、⁵⁸ F. S. Drake、⁵⁹ Desmond Mar-

48 見本書書評，作者為 Frederick W. Mote. 見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亞洲研究期刊》) 26 (1967) 4, 頁 690。亦請參閱 Yang Lien-sheng 書評，見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美國東方學會期刊》) 89 (1969) 2, 頁 425-426。

49 Donald Daniel Leslie, *Jews and Judaism in Traditional China: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傳統中國的猶太人和猶太教：書目大全)《華裔學志叢書》(Sankt Augustin-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8)。有篇書評曾說：「Leslie 的冊子是當今研究傳統中國猶太人和猶太教的標準書目」。(Jonathan Goldstein 於 *The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中國宗教期刊》) 27 [1999], 頁 191-192。)

50 華裔學志研究中心和 China-Zentrum (中國中心) 合作出版。《華裔學志叢書》46 (Sankt Augustin-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0。)

51 Josef Meili, 見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58 (2002) 2, 頁 152-153。

52 F.S. Drake, "Mohammedism in the T'ang Dynasty" (唐朝的伊斯蘭教), 《華裔學志》8 (1943), 頁 1-40。

53 Rudolf Loewenthal, "Russian Materials on Islam in China" (中國的俄文伊斯蘭教資料), 《華裔學志》16 (1957), 頁 449-479。亦請參閱另文 "Sino-Islamica: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Muslims" (中國的伊斯蘭教：中國伊斯蘭教徒書目評註), 《華裔學志》22 (1963), 頁 209-212。

54 Donald Daniel Leslie, "Persian Temples in Tang China" (唐朝中國的波斯廟), 《華裔學志》35 (1981-1983), 頁 275-303。

55 Chang Hsing-lang 張星烺, "The Rebellion of the Persian Garrison in Ch'üan-chou (A.D. 1357-1366)" (關於泉州波斯人駐軍的一次叛亂, 西元 1357-1366), 《華裔學志》3 (1938), 頁 611-627。

56 請藉助《華裔學志引得》，即可容易找到前 35 冊。

57 Johannes Beckmann, "Monumenta Serica" (《華裔學志》),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58 (2002) 2, 頁 152-153。德文引言之英譯乃據 Roman Malek 之 "Monumenta Serica", 頁 261。

58 "Notes sur l'histoire du christianisme en Extrême-Orient" (遠東的基督教歷史), 《華裔學志》1 (1935), 頁 478-486。

59 "Nestorian Monasterie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it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Nestorian Tablet" (唐朝的景教寺院和景教碑發現地址), 《華裔學志》2 (1936-1937), 頁 293-340。

tin、⁶⁰ 和陳垣 ⁶¹ 等人寫作的有關景教的文章。這些文章迄今仍是研究景教的重要參考資料，今年（2003 年）在奧地利薩爾茲堡（Salzburg）舉行的國際景教研討會即可見一斑。⁶²

學志亦刊登耶穌會在中國的研究活動文章。Johannes Beckmann 在前述論評中強調此類文章之意義，原因在於它們集中於漢學文化研究。根據 Beckmann 的說法，這個研究角度別具意義；因他同時代的傳道歷史學家大部分對中國語言毫無所知，亦無能閱讀中文原文作品。⁶³ 他提出 Henri Bernard⁶⁴ 等人的作品探討耶穌會在中國文化生活中的定位及對中國文化生活的

影響，⁶⁵ 範圍遍及耶穌會的地圖學之作 ⁶⁶ 以及他們的數學和天文學研究成果。⁶⁷ Henri Bernard 是投稿《華裔學志》的熟面孔，在最近出現的文章中有兩份研究值得特別提起，他按年代順序列舉分析所有知名的歐洲作品的中國譯本，其收列 655 條標題，包括時間自第 16 世紀初及於 18 世紀末年，共超過 250 年。⁶⁸ 這兩篇論文刻劃了中國對歐洲的早期觀念，自有其深意和貢獻。⁶⁹

Beckmann 亦提到另一個在學志上發表文章，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的重要耶穌會作者，此君即是 Joseph Dehergne S. J. (1903-1990)，⁷⁰ 文章內容為海南島的傳

60 "Preliminary Report on Nestorian Remains North of Kuei-hua, Suiyüan" (綏遠歸化北景教遺址記事)，《華裔學志》3 (1938)，頁 232-249。

61 "On the Damaged Tablets Discovered by Mr. D. Martin in Inner Mongolia" (內蒙古 Mr. D. Martin 發現之已毀損景教碑)，《華裔學志》3 (1938)，頁 250-256。

62 "Research on Nestorianism in China" (中國景教研究)，2003 年 5 月 20-28 日。此次會議由奧地利薩爾茲堡（Salzburg）大學教會歷史研究所和華裔學志研究中心共同籌辦，算是第一次舉辦國際規模會議探討此類主題。此次會議參與者一再指出刊登華裔學志的文章對他們研究景教的重要性。

63 Beckmann 引用書籍，頁 142。

64 有關其生平和作品，參見 Joseph Dehergne, "Henri Bernard-Maitre: Choix d'articles et de livres écrits par lui sur l'Extrême-Orient" (Bernard-Maitre: 關於遠東的著作和選集) 見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63 (1976)，頁 467-481。(Adrian Dudink, Leuven 提供此書目資料，在此致謝。)

65 "L'Eglise catholique des XVIIe-XVIIIe siècles et sa place dans l'évolution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17 至 18 世紀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以及它在中國文化史演變中的地位)，《華裔學志》1 (1935)，頁 155-167。

66 "Les étapes de la cartographie scientifique pour la Chine et les pays voisins (depuis le XVIe jusqu'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中國及其鄰國家科學地圖繪制工作的諸發展階段 (16 世紀至 18 世紀末期)) 《華裔學志》1 (1935 年)，頁 428-477。

67 "L'Encyclopédie astronomique du Père Schall. La réforme du calendrier chinois sous l'influence de Clavius, Galilée et de Kepler" (湯若望關於天文曆法的著作《崇禎曆書》、《西洋新法曆書》) 《華裔學志》3 (1938 年)，頁 35-77, 441-527. "Ferdinand Verbiest, continuateur de l'oeuvre scientifique d'Adam Schall. Quelques compléments à l'adition récente des sa correspondance" (南懷仁對湯若望的科學工作的繼承) 《華裔學志》5 (1940 年)，103-140 頁。

68 "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 venue des Portugais à Canton jusqu' à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1514-1688" (歐洲著作的中文編譯——葡萄牙人來華及法國傳教士到北京後的編年書目) 《華裔學志》10 (1945 年)，1-57, 309-388. "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uxième partie.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jusqu'à la mort de l'empereur K'ien-long 1689-1799" (歐洲著作的中文編譯——以法國傳教士到北京至乾隆末期的天主教編年書目 (1689-1799)) 《華裔學志》19 (1960 年)，頁 349-383。

69 參閱 Arthur F. Wright, "Sinology in Peiping 1941-1945" (北平的漢學 1941-1945)，*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 (1945-1947)，頁 317。就歐洲之研究早期 (17 和 18 世紀) 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任務等主題，Erik Zürcher 曾為文分析，批評 Bernard 之歐洲中心取向以及 Henri Cordier 之專注於書目研究，原因在他們的研究總表內完全不包括任何中國作者之作品。(參閱 Zürcher, "From 'Jesuit Studies' to 'Western Learning'" (從《耶穌會研究》到《西學》)，見 Ming Wilson ed., *Europe Studies China*，頁 273。

70 參閱 Edward Malatesta S. J. 之 "Necrology" (死亡啟事)，見 *Actes du IV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8-11 septembre 1983. Chine et Europe: évolution et particularités des rapports est-ouest du XVIe au XXe siècle* (Taipei a.o.,

教史。⁷¹他近期在學志上發表一份目錄，值得吾人特別注意。此為16世紀末年到19世紀初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的教義問答目錄，此目錄為Joseph Dehergne遺作，編輯時間逾15年。⁷²

在學志首冊評論中國基督教歷史的文章中，Beckmann亦提醒讀者注意有關北堂圖書館歷史的三篇短文。⁷³這個機構乃是17世紀法國耶穌會所創立，收藏品包括許多罕見的歐洲和中國珍本書籍，提供讀者認知早期中國傳教士的知識背景。⁷⁴目前，這個圖書館的先前藏書已分散在好幾個機構，不易取得；因之學志內的這三篇文章仍都具學術價值。⁷⁵

Beckmann也提到陳垣所寫關於吳漁山（1632-1718）的一文，此君為最早的耶穌會中國會士之一。⁷⁶陳垣誠然領第一批研究者之風騷，專研傑出中國改信基督教者

之生平。在1960年代末期之前，西方學者一向忽略此類研究。⁷⁷

學志亦刊登陳垣的一篇文章，主題是耶穌會傳教士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湯若望，1592-1666）以及他和佛教僧侶木陳忞的關係。⁷⁸根據今日上海中國基督教研究者顧衛民的說法，陳垣的這篇文章算是1949年之前中國學者研究Schall之首篇。⁷⁹

1955年《華裔學志》在日本復刊後，Beckmann評論學志第14冊，提出有關傳教史的文章再度佔有重要地位，如同先前諸冊般。⁸⁰他提到當時學志主編Heinrich Busch針對東林書院（Donglin Academy）的全面研究，文章還含括一份附錄，調查學院和天主教會的關係。⁸¹隨後論明朝和中國教育制度的西方作品經常援引此文；此外，緣因此文的方法學角度，Erik Zürcher

1991），頁303-308（英法對照），及“Bibliography of Works by Joseph Dehergne, S.J.”（Joseph Dehergne, S. J. 的作品書目），Theodore N. Foss輯，見同上，頁309-314。

71 “L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dans l’île de Hainan (XVIème-XVIIème siècles)”（海南島基督教起源），《華裔學志》5（1940），頁329-348。

72 Joseph Dehergne “Catéchismes et catéchès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84 à 1800”（1584-1800年中國基督教教義問答及等），《華裔學志》47（1999），頁397-478。至於編輯過程，請參閱Roman Malek之“Editorial Note”（編輯語），同上，頁397-399。

73 參閱Beckmann, “Monumenta Serica”（華裔學志），頁144。論北堂圖書館的文章為：J. van den Brandt “La bibliothèque de Pé-tang-notes historiques”（北堂書目——歷史誌），《華裔學志》4（1939-1940），頁616-621；J. B. Thierry, “Catalogus bibliothecae Domus Pe-tang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Pekini Sinarum 1861”（北堂耶穌教遣使會1861年圖書目錄），見同上，頁605、615；H. Verhaeren, “La bibliothèque chinoise du Pé-tang”（北堂中文書目），同上，頁622-626。Verhaeren為一拿撒勒傳教士，隨後曾編輯北堂所有典藏的完整目錄（*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e Pé-Tang* [北堂書目目錄]，北京，1949）。

74 有關此和傳教歷史之關聯，請參閱Johannes Beckmann, “Die Peitang Bibliothek in Peking. Ihre missionsgeschichtliche Bedeutung”（北京北堂書館），*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4（1948），頁275-278。

75 有關最新資料，請參閱Lars Laman,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Beitang Collection”（北堂收藏近況），*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inological Librarians*（《歐洲漢學圖書館協會通訊》）9，（1996），頁19-20。

76 “Wu Yü-shan 吳漁山: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his ordination to the priesthood in the Society of Jesus”（吳漁山。紀念入耶穌會二百五十週年文集），《華裔學志》3（1938），頁130-170b；亦見Beckmann, “Monumenta Serica,” 頁143-144。

77 Zürcher 特別強調這個事實，見“From ‘Jesuit Studies’ to ‘Western Learning’”，頁275。

78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und der Bonze Mu Tschen-wen”（湯若望與和尚木陳忞），《華裔學志》5（1940），頁316-328。此中文論文亦有德文譯文，見《輔仁學志》7（1938），頁1-28，譯者為D. W. Yang。令人扼腕的是，德文譯本只完成三分之一。

79 參閱顧衛民，〈519-20世紀中國的湯若望介紹與研究(1799-1991)〉，見Roman Malek ed., *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1592-1666)*（《中國的西學和基督教——湯若望耶穌會會士（1592-1666）的貢獻和影響》），冊2（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8），頁1104。

80 見*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11（1955），頁306。

81 “The Tung-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東林書院和其政治及哲學意義），《華裔學志》14

(許理和)更盛讚此文屬於「孤獨的先行者」,在其分析「耶穌會士身處的中國氛圍中,在論及知識份子圈對『西學』的接受情形和 17 世紀中國知性運動的關係時」,並非採取「傳教學導向和歐洲至上的觀點」。⁸²順此研究路線發展, Busch 之研究東林書院正是所謂的漢學研究。因之,當今中國基督教歷史研究之帶頭學者之一 Nicholas Standaert S. J. (鍾鳴旦)⁸³之言就有待商榷。他說,「真正第一次從漢學觀點研究這主題」者為 Jacques Gernet (謝和耐)的知名研究作品 *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éaction* (《中國和基督教,行動和反應》)。要知,此研究發表於 1982 年,落後 Busch 的文章幾乎有三十年。⁸⁴

對有關基督教漢學研究的一個最近好例子為 Adrian Dudink 的一篇論文“*Nangong shudu(1620), Poxie ji(1640), and Western Reports on the Nanking Persecution(1616/1617)*”(《南宮署牘》、《破邪集》與西方關於南京教案 [1616/1617] 的報導),其中作者從歷史和批評新的角度去研究所謂南京教難,或者第 19 世紀初所發生反基督教的事件。在比較兩本供給消息中文書籍過程中, Dudink 對此事件獲得了新評估——憑藉證據所謂南京教難「並不是一種追求毀滅基督教於中國土地的破

壞,而是一種企圖把他控制與征服管轄之下」。⁸⁵

在《華裔學志叢書》中,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的基督教研究一直是核心重點,尤其 1986 年後 Roman Malek 擔任此系列書籍編輯後更是如此。專門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的刊物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中西文化關係期刊》)⁸⁶的編輯 David E. Mungello (孟德衛)幾年前曾在一篇論評文章中說道:「近年來,《華裔學志叢書》已成為世界中西歷史學術作品之領先者。」⁸⁷打從 1985 年出版的學志叢書 34 冊書中,即有 13 冊探討中國的基督教歷史。這其中有些單冊和會議文集討論在中國的傳教士 Joachim Bouvet S. J. (白晉, 1656-1730)、Philippe Couplet S. J. (柏應理, 1623-1693)、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Ferdinand Verbiest S. J. (南懷仁, 1623-1688)、和 Giulio Aleni S. J. (艾儒略, 1582-1649)。其他書冊則專做專題研究,比如禮儀之辯、聖經在現代中國社會的流布普及情況,另有一冊專門搜羅耶穌基督在中國的研究和文本。⁸⁸華裔學志研究中心另外出版 *Collectanea Serica* (《華裔選集》),發行對象為一般讀者,而並非直接學術界的讀者。此系列叢書也包括中國基督教的著作,亦即是傳教士 Martino Martini S. J. (衛匡國, 1614-1661), Ignaz Kögler

(1949-1955), 頁 1-163。O. B. van der Sprenkel 曾為此文寫下摘要,見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漢學書目》) 1 (1955), 頁 161-162。在“Appendix II: The Tung-lin Academy and Catholic Church”(附錄 II: 東林書院和天主教教會), (頁 156-163) 中, Busch 分析歐洲和中國的資料, 拒斥耶穌會士 Daniello Bartoli (1608-1685) 的說法——東林黨對天主教義抱持正面態度。他也反對 Henri Bernard 更具遠見的論點——就哲學觀念和科學方法而言, 耶穌會直接影響東林黨。這些論點出現在 Bernard, “Whence the Philosophic Movement at the Close of the Ming?” (明末的哲學運動何由發生?) 的文章, 見 *Bulletin No. 8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31), 頁 67-73。

⁸² Zürcher, “From ‘Jesuit Studies’ to ‘Western Learning’”(從《耶穌會研究》到《西學》), 頁 273、274。

⁸³ 例, 他為此本書的主編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中國基督教手冊》), 冊 1: 635-1800 (Leiden-Boston-Köln: Brill, 2001)。

⁸⁴ Nicholas Standaert S. J., “New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中國基督教史料編輯新趨勢), 見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天主教歷史評論》) 83(1997), 頁 580。有關 Gernet 著作之評價, 亦請參閱 Zürcher, “From ‘Jesuit Studies’ to ‘Western Learning’”, 頁 275-276。當然, 我不擬忽視 Gernet 劃時代研究的優點。他的研究重新發現了中國的基督教之研究領域, 為範圍更廣的漢學家提供素材, 同時啟發了各家對此主題的多方論辯。事有巧合, 華裔學志研究中心目前正擬出版 Gernet 著作之德文增訂版, 以饗諸學院讀者。先前之德文版 *Christus kam bis nach China. Eine erste Begegnung und ihr Scheitern* 已絕版數年。新版將包括更正後的德文譯文, 作者新序, 中文字彙索引, 和重印此書重要論評。

⁸⁵ 於《華裔學志》48 (2000), 頁 137。

⁸⁶ 此期刊先前稱為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中國傳教研究公報 [1550-1880]》)。

⁸⁷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中西文化關係期刊》) 21(1999), 頁 35。此文評論《華裔學志叢書》35, 37, 42, 43, 44 諸冊。此文也包括《華裔學志》簡史及輔仁大學簡介(頁 36-37)。

⁸⁸ 有關詳細標題, 見附錄 I。

S. J. (戴進賢, 1680-1746), Gottfried von Laimbeckhoven S. J. (南懷仁, 1707-1787), Georg M. Stenz S. V. D. (薛田資, 1869-1928) 等人的生平事蹟, 另有談及香港和澳門的基督教歷史, 亦有一冊收錄現代中國的宗教, 神學和教會等文章。

在這些有關基督教歷史的文章中, 我只擬詳細論述兩冊, 一為 Alfons Vāth S.J. 執筆的 Adam Schall von Bell 傳記; 二為 Dominic Sachsenmaier 執筆的有關中國改宗者朱宗元 (約於 1616-1660) 的單本文字。這兩份作品可視為兩種不同研究趨勢的典型代表作, 分別是 20 世紀前 60 年或 70 年盛行的「傳記式、傳教導向的研究方法」⁸⁹, 以及 20 世紀末 20 年或 30 年漸受重視的漢學研究式、文本導向的研究方法。Vāth 的傳記最先出版於 1933 年, 直可被叫做「徘徊在聖徒傳邊緣的頌辭式傳記。」⁹⁰ 即使如此, 1992 年 Schall 四百週年冥誕上, 華裔學志研究所仍然重印此書。原因無他, 此傳記縱或有歐洲中心的偏見論點, 卻仍是今日研究 Schall 的最佳資料。新版傳記並附有最新的書目以及字彙索引。此書一出, 評家廣為論評, 並成為《華裔學志叢書》的暢銷書。⁹¹

Sachsenmaier 的研究是 1999 年在德國 Freiburg (弗賴堡) 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論文研究焦點是明清之交較不為人所知的改信基督教人士朱宗元的作品, 論文試圖要呈現出「基督教融入中國文化的方法和機制」。⁹² 這份研究的特色在於運用跨領域的研究方法, 將劍橋學派

政治思想的方法架構應用於錯綜複雜的文化融合問題。從漢學研究的觀點而言, 如此正符合 Zürcher 所規範的要求, 轉向一個新的研究趨勢, 探討基督教在中國的流布發展。其新意所在乃是不把耶穌會當成文化中介者, 而是集中強調中國文化界對西學的反應, 包括種種從西方引進的神學、道德、科學、技術和藝術理念。⁹³

在《華裔學志叢書》方面, 未來計畫出版更多書籍探討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 例如, 正在進行中的出版計畫是 Roman Malek 編輯的 *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 (《耶穌基督的中國臉孔》)。此叢書預計分為五冊, 孜孜於要呈現全面性跨學術領域研究下耶穌在中國的多重面貌和意象。它將結合漢學研究、傳教歷史、神學、藝術歷史和其他層面。前三冊包括的文章和文本討論唐朝迄於今日的耶穌臉孔和意象。第四冊有評註的書目, 列舉研究中國的耶穌形象等中、西方作品, 並附有字彙索引。第五冊則是肖像學, 試圖呈現出西方傳教士和中國人士如何用藝術的方法刻劃耶穌基督。這五冊中的第一冊和第二冊, 已經在今年出版。⁹⁴

(三) 漢學研究歷史

1. 中國和日本漢學出版品書目

《華裔學志》中有甚多文章含括最新漢學出版品的重要書目資訊。早在《華裔學志》北京階段, 知名的基督教傳教士 Richard Wilhelm (衛理賢, 1873-1936) 之子 Hellmut Wilhelm (衛德明, 1905-1990) 就曾發表一系列三篇文章, 介紹 1938 年到 1945 年中國出版的重要漢學

89 Zürcher, "From 'Jesuit Studies' to 'Western Learning'", 頁 272。

90 Zürcher 同上, 頁 273。

91 在評論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傳教國際評論》) 83 [1994], 頁 346-351) 中, Arne Sovik 寫道: 「我們眼前所見是一本傑出的傳教傳記, 其中引介的個人生平映照了其所處的時代和社會, 同時也呼應了角色生平所屬的時代運動。先前曾有其他評者簡短探討 Schall, …… , 然此書是第一流的學者就非常豐富完整的第一手資料全面地研究 Schall。這是一本由愛而來的著作。這對傳記對象並非吝於批評, 然其為言義我同類, 或許這正是做為一本傳記之所當為。」Zürcher 對此著作批評較多, 他現為「像 Alfons Vāth 寫作 Adam Schall von Bell 傳記的這類作品, 今日的作者不會用此類頌詩式的寫作。」(Zürcher, "From 'Jesuit Studies' to 'Western Learning'", 頁 273。)

92 參閱 Dominic Sachsenmaier, *Die Aufnahme europäischer Inhalte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durch Zhu Zongyuan (ca. 1616-1660)* (由朱宗元 [1616-1660 左右] 所接納歐洲內容及其入中國文化內), 《華裔學志叢書》47 (Sankt Augustin-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1), 頁 471。

93 參閱 Zürcher, "From 'Jesuit Studies' to 'Western Learning'", 頁 264。

94 Roman Malek ed., *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 (耶穌基督的中國臉孔), vols. 1, 2. Jointly published by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and China-Zentrum, Sankt Augustin.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50/1,2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3).

研究作品。⁹⁵ 這些文章把書目分為中文作品和外文作品，並含括分類和評註書目。這些文章不只讓讀者意識到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中國境內西方漢學家積極廣泛的出版活動，⁹⁶ 而其附註論評，尤其針對中國作品的評註文字，更是至今為止仍具學術價值。

學志在日本階段，編輯群試圖把日本漢學家、滿學家和蒙學家的重要作品引介給西方讀者。學志曾刊出一系列十篇論文，作者為後藤基已、後藤均平、剛本敬二、渡邊惠子等人，他們探討日本研究中國哲學、⁹⁷ 宗教、⁹⁸ 文學、⁹⁹ 社會和經濟史、¹⁰⁰ 考古學、¹⁰¹ 題銘學、民俗傳統和人類學、¹⁰² 滿族和蒙族歷史、¹⁰³ 中國語言、¹⁰⁴ 中國陶藝¹⁰⁵ 和韓國歷史¹⁰⁶ 等主題的成果，含括日本研究中國及其鄰邦範圍最廣、資料最新的諸重要作品的書目資訊。其中，大部分的書目條目皆有評註。以此系列文章而言，學志的編輯們已是忠實於前文引學

志第 10 冊「編輯語」中所言，將日本中國研究的豐厚傳統呈現給學志的讀者。

2. 傳記與訃聞

《華裔學志》亦刊登無數學者的傳記、訃聞和書目，這對漢學研究史和相關研究領域而言亦是貢獻良多。本文附錄有詳細全表。其中共有 32 個學者，包括編輯、編輯顧問、投稿學志的熟悉臉孔，以及各個領域的傑出代表。

就此方面而言，Wolfgang Franke (傅吾康) 有一文堪值一提，此文把「德國年輕一代的漢學家」介紹給《華裔學志》的讀者。¹⁰⁷ Franke 的文章發表於 1940 年，就當時的政治情境而言，此文別具意義。Wolfgang Franke 原是德國知名漢學家 Otto Franke (富蘭閣，1863-1946) 之子，彼時正為住於北京的德國文化機構工作。¹⁰⁸ 在納粹政權下，許多德國漢學家被迫遷離德國，

95 "A Selected List of Sinological 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since 1938" (1938 年來中國出版的漢學書籍選冊)，《華裔學志》7 (1942)，頁 92-174，"Second List of Sinological 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since 1938" (1938 年來中國出版的漢學書籍選冊 II)，《華裔學志》8 (1943)，頁 336-393，"A Third List of Recent Sinological Publications in China" (中國出版的最新漢學書籍選冊 III)，《華裔學志》11 (1946)，頁 151-189。

96 以西方語言寫作的專題書冊量已驚人，有 356 個標題之多，以中文寫作的則有 490 個標題。

97 Gotō Motomi 後藤基已，"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in Postwar Japan" (戰後日本中國哲學研究)，《華裔學志》14 (1949-1955)，頁 164-187。

98 Gotō Kimpei 後藤均平，"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in Postwar Japan" (戰後日本中國文學研究)，《華裔學志》15 (1956)，頁 463-511。

99 同上，"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 in Postwar Japan" (戰後日本中國宗教研究)，《華裔學志》16 (1957)，頁 397-448。

100 同上，"Postwar Japanese Studies i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戰後日本中國社會和經濟歷史研究)，《華裔學志》17 (1958)，頁 377-418。

101 同上，"Postwar Japanese Studie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戰後日本中國考古學研究)，《華裔學志》18 (1959)，頁 431-459。

102 同上，"Postwar Japanese Studies in Chinese Epigraphy, Folklore and Ethnology" (戰後日本中國題銘學，民俗傳說，人類學研究)，《華裔學志》19 (1960)，頁 384-402。

103 Okamoto Yoshiji 剛本敬二，"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Manchuria and Mongolia in Postwar Japan" (戰後日本滿蒙歷史研究)，《華裔學志》19 (1961)，頁 437-479。

104 Gotō Kimpei 後藤均平，"Postwar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戰後日本中國語言研究)，《華裔學志》20 (1961)，頁 368-393。

105 Watanabe Keiko 渡邊惠子，"Postwar Japanese Studies in Chinese Epigraphy, Folklore and Ethnology" (戰後日本中國題銘學，民俗傳說，人類學研究)，《華裔學志》21 (1962)，頁 379-404。

106 Okamoto Yoshiji 剛本敬二，"Postwar Japanese Studies in Chinese Epigraphy, Folklore and Ethnology" (日本二次大戰後韓國歷史研究)，《華裔學志》22 (1963)，頁 470-532。

107 《華裔學志》5 (1940)，頁 437-446。

108 見其自傳 *Im Banne Chinas. Autobiographie eines Sinologen* (1912-1950) (被中國迷住：一位漢學家的自傳；Dortmund: Projekt Verlag, 1995)，頁 60-68。

如此意謂德國漢學的大量失血。Franke 避免在文章中提到「移民」(emigrant) 一字，但是他特別提到一些德國漢學家，「他們不必然一定住在德國」，「他們的寫作出版語言也不必然總是德文。」在這些特出的德國漢學家中，他提到 Wolfram Eberhard (愛伯漢，1929-1989)、Stefan Balász (白樂日)，後來的 Etienne Balász (1905-1963) 和 Walter Simon (西門華，1893-1981)。¹⁰⁹

3. 刊物簡評

在北京出刊的大部分學志皆含括——特別的專刊謂之 Review of Reviews (〈刊物簡評〉)，評論搜羅當代以西語、中文和日文寫作和中國研究相關的期刊。書評為期刊內容列表、或是相關文章摘要。¹¹⁰ 如此被列入評寫的共有 68 種期刊 (期刊名稱全表見本文附錄)，其中有一般性質／導向的漢學研究期刊 (如 *T'oung Pao*、《支那考古》)，但亦有分類期刊專論藝術史 (如 *Artibus Asiae*《亞洲藝術》、《美術刊物》)、考古學 (如《考古》)、人類學 (如 *Anthropos*《人類學》)、地理學 (如《地理學報》、《地理雜誌》)、歷史學 (如《史學雜誌》、《史學季刊》)、書目 (如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中國書目季

報》)、建築學 (如《中國營造學社彙報》) 和其他。¹¹¹

至今為止，此部分仍別具意義。讀者先要一覽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漢學，尤其是日本的漢學研究，此部分正足派上用場。如同 James Robert Hightower 所言，「這些刊物簡評尤其能喚醒西方漢學家注意日本的主要期刊，彼時尚未固定按時推出已出刊文章的英文簡介。」¹¹² 負責籌劃此部分內容者為沈兼士，此君為《華裔學志》的編輯顧問之一，也是一出名的語言學家。¹¹³ 至於這部分內容的作者，學志中有數冊提及陳祥春和方志澍。¹¹⁴ 方志澍長期擔任學志編輯助理，隨後又是學志編輯顧問，因可能是〈刊物簡評〉的主要負責人士。¹¹⁵

另有其他同時代的漢學期刊亦有類似的內容。例如，*Asia Major* 即有「東方書目」的部分，把中國、日本、偶爾是遲遲的出版品介紹給讀者。在期刊部分，大部分只刊出目錄。¹¹⁶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包括一個相當詳盡的部分謂之「書目」，介紹來自俄國、中國、日本、美國和歐洲漢學研究出版品的摘要。¹¹⁷

從前述所言看來，《華裔學志》的〈刊物簡評〉算是與同領域誌刊物齊肩並進，為讀者提供研究中國文化

109 有關諸學者及其他移民的德國漢學家之傳記資料，請參閱 Martin Kern, 〈移民的德國漢學家，1933-1945〉。Kern 也提到 Franke 在《華裔學志》上的文章，寫道「Wolfgang Franke 正如其父，本身並非是國家社會黨的一員，學術生涯也正處初試啼聲的階段，似乎也因實際理由選取這種隱晦的方式，做忠實的呈現……。」，頁 513。

110 〈刊物簡評〉可見於：冊 1 (1935)，頁 229-240 和頁 515-527；冊 2 (1936-1937)，頁 261-289 和頁 487-527；冊 3 (1938)，頁 327-344 和頁 667-679；冊 4 (1939-1940)，頁 715-736；冊 6 (1941)，頁 422-451；冊 7 (1942)，頁 353-378；冊 9 (1944)，頁 262-299；冊 11 (1946)，頁 343-353；冊 12 (1947)，頁 332-381；冊 13 (1948)，頁 433-444。因為編輯作業，學志〈書評〉部分有時也論評期刊，(例 *Sinica*，冊 16 (1941)，評者為 Hellmut Wilhelm，見冊 9 (1944)，頁 257-259)。又〈收到的書及文章〉部評也有期刊評選，(例，冊 9 (1944)，頁 300。

111 在學志冊 2 (1936) 編輯提及〈刊物簡評〉之後，這類特殊範圍的研究被稱為「邊界研究」(頁 260)。有關受評的期刊分析及彼等之個別研究領域，亦請參閱 Gumbrecht, *Monumenta Serica*，頁 70-71。

112 見 James Robert Hightower, "Achilles Fang: In memoriam" (紀念方志澍)，《華裔學志》45 (1997)，頁 400。

113 見 Gumbrecht, *Monumenta Serica*，頁 51。Achilles Fang 執筆的沈兼士訃文見於《華裔學志》13 (1948)，頁 409-412。有關其生平和著作之其他資料，請參閱周祖謨所輯沈兼士條目下，見《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頁 339-340。

114 冊 3 (1938)，頁 344 和頁 679；冊 4 (1939-1940)，頁 736；冊 6 (1941)，頁 451；冊 7 (1942)，頁 378。

115 見 "Achilles Fang: In memoriam"，《華裔學志》45 (1997)，頁 400。

116 詳細資料見 Hartmut Walravens, *Asia Major* (1921-1975)。

117 冊 1 (1936) 開始，頁 257-280 和頁 407-437。有關期刊個別標題，見 John L. Bishop, *Index to th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1 (1936)-volume 20 (1957)*，(亞洲研究哈佛期刊索引，第 1 冊(1936)至第 20 冊(1957)；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62。

殊稱重要，然有時不易取得的諸多期刊的研究成果。

4. 結論

當今，在中國研究的領域中，專科、專業研究與日俱長，西方漢學針對不同領域、不同時代的期刊如雨後春筍快速成長。時代趨勢即或如此，《華裔學志》的主題光譜仍是一般寬廣，學志本身及叢書系列仍立意持續刊登漢學研究的各層面作品，包括所有相關學門。當然，學志的內容也會反應當前的研究趨勢；因之，傳統的、較為注重文本的漢學研究已轉變為強調人類精神與思想歷史的研究。又，對比於學志初創的年代，吾人發現英文已漸成主要的發表語言——這是以德、法為母語的漢學家們可能抱憾之趨勢。

展望未來，《華裔學志》仍將忠於其職志，刊行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相關作品，強調從漢學觀點探討此類主題。學志也將持續促進中國和其他亞洲學者密切合作——今日輔仁大學設立華裔學志漢學研究中心即是具體實現了這個目標。

附錄 1：《華裔學志叢書》、 《華裔選集》書目

《華裔學志叢書》

1. ANTOINE MOSTAERT, C.I.C.M., *Textes ordos recueillis et publiés avec introduction, notes morphologiques, commentaires et glossaire*, Peiping 1937, H. Vetch. [Out of print/vergriffen]
2. MARC VAN DER VALK, *An Outline of Modern Chinese Family Law*, Peking 1939, H. Vetch. [Out of print/vergriffen]
3. WOLFRAM EBERHARD,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Aufbau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II. 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 Teil 2: Die Lokalkulturen des Südens und des Ostens*, Peking 1942,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ut of print/vergriffen]
4. 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n,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ße*, Peking 1943,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ut of print/vergriffen]

5. ANTOINE MOSTAERT, C.I.C.M., *Dictionnaire Ordos, T. I-III*, Peking 1941-1944,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ut of print/vergriffen]
6. A. DE SMEDT, C.I.C.M.-A. MOSTAERT, C.I.C.M., *Le Dialecte Monguor parlé par les Mongols du Kansou occidental. II^e Partie. Grammaire*, Peking 1945,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ut of print/vergriffen]
7. EUGEN FEIFEL,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und ihrer gedanklichen Grundlage*, Nach NAGASAWA KIKUYA *Shina Gakujutsu* übersetzt von EUGEN FEIFEL, Peking 1945,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ut of print/vergriffen]
8. WALTER FUCHS,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 With 48 facsimile maps dating from about 1555, Peking 1946,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ut of print/vergriffen]
9. KARL BÜNGER, *Quellen zur Rech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Peiping 1946,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Neue, erweiterte Ausgabe, mit einem Vorwort von Denis Twitchett. St. Augustin-Nettetal 1996, 535 S. ISBN 3-8050-0375-7
10. WALTHER HEISSIG, *Bolur Erike "Eine Kette aus Bergkristallen". Eine mongolische Chronik der Kienlung-Zeit von Rasipungsug (1774-75)*, Peiping 1946,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ut of print/vergriffen]
11. ANTOINE MOSTAERT, C.I.C.M., *Folklore Ordos. Traduction des "Textes oraux Ordos"*, Peiping 1947,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ut of print/vergriffen]
12. JOSEPH JOHN SPAE, *Itō Jinsai: A Philosopher, Educator and Sinologist of the Tokugawa Period*, Peiping 1947,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ut of print/vergriffen]
13. W. LIEBENTHAL, *The Book of Chao: A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ces*, Peking 1948,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Out of print/vergriffen]
14. NOEL BARNARD, *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Monumenta Serica, Nagoya 1961. [Out of print/vergriffen]

15. CH'EN YÜAN,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CH'EN HSING-HAI and L. CARRINGTON GOODRICH, Los Angeles 1966, 328 pp. Reprint: St. Augustin - Nettetal 1989 (paperback). ISBN 3-8050-0243-2
16. YEN YÜAN, *Preservation of Learning: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is Life and Thought*, Translated by MANSFIELD FREEMAN, Los Angeles 1972, 215 pp.
17. CLAUDIA VON COLLANI, *P. Joachim Bouvet S.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St. Augustin-Nettetal 1985, 269 S., Abb. ISBN 3-87787-197-6
18. W. SOUTH COBLIN,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St. Augustin-Nettetal 1986, 186 pp. ISBN 3-87787-208-5
19. GILBERT L. MATTOS, *The Stone Drums of Ch'in*, St. Augustin-Nettetal 1988, 497 pp., Illustr. ISBN 3-8050-0194-0
20. LIVIA KÖHN, *Seven Steps to the Tao: Sima Cheng-zhen's "Zuowanglun"*, St. Augustin-Nettetal 1987, 205 pp. ISBN 3-8050-0195-9
21. KARL-HEINZ POHL, *Cheng Pan-ch'iao: Poet, Painter and Calligrapher*, St. Augustin-Nettetal 1990, 269 pp., Illustr. ISBN 3-8050-0261-0
22. JEROME HEYNDRIKX ed., *Philippe Couplet, S.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Jointly published by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and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Leuven, St. Augustin-Nettetal 1990, 260 pp., Illustr. ISBN 3-8050-0266-1
23. ANNE S. GOODRICH, *Peking Paper Gods: A Look at Home Worship*, St. Augustin-Nettetal 1991, 501 pp., Illustr. ISBN 3-8050-0284-X
24. MICHAEL NYLAN, *The Shifting Center: The Original "Great Plan" and Later Readings*, St. Augustin - Nettetal 1992, 211 pp. ISBN 3-8050-0293-9
25. ALFONS VÄTH S.J.,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Neue Auflage mit einem Nachtrag und Index. Eine gemeinsame Veröffentlichung des China-Zentrums und des Instituts Monumenta Serica, St. Augustin-Nettetal 1991, 421 S., Abb. ISBN 3-8050-0287-4 (out of print/vergriffen)
26. JULIA CHING-WILLARD G. OXToby, *Moral Enlightenment: Leibniz and Wolff on China*, St. Augustin-Nettetal 1992, 288 pp. ISBN 3-8050-0294-7
27. MARIA DOROTHEA REIS-HABITO, *Die Dhāraṇī des Großen Erbarmens des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mit tausend Händen und Augen. Übersetzung und Untersuchung ihrer textlichen Grundlage sowie Erforschung ihres Kultes in China*, St. Augustin-Nettetal 1993, 487 S., Abb. ISBN 3-8050-0296-3
28. NOEL GOLVERS, *The "Astronomia 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 (Dillingen, 1687). Text, Translation, Notes and Commentaries*, Jointly published by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 and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Leuven, St. Augustin-Nettetal 1993, 547 pp. ISBN 3-8050-0327-7
29. GERD WÄDOW, *T'ien-fei hsien-sheng lu. "Die Aufzeichnungen von der manifestierten Heiligkeit der Himmelsprinzessin". Einleitung, Übersetzung, Kommentar*, St. Augustin-Nettetal 1992, 374 S., Abb. ISBN 3-8050-0310-2
30. JOHN W. WITEK, S.J. ed., *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 Jointly published by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 and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Leuven, St. Augustin-Nettetal 1994, 602 pp., Illustr. ISBN 3-8050-0328-5
31. DONALD MACINNIS, *Religion im heutigen China. Politik und Praxis*, Deutsche Übersetzung herausgegeben im China-Zentrum von ROMAN MALEK. Eine gemeinsame Veröffentlichung des China-Zentrums und des Instituts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3, 619 S. ISBN 3-8050-0330-7
32. PETER WIEDEHAGE, *Das "Meihua xishen pu" des Song Boren aus dem 13. Jahrhundert. Ein Handbuch zur Aprikosenblüte in Bildern und Gedichten*, St. Augustin-Nettetal 1995, 435 S., Abb. ISBN 3-8050-0361-7
33. D.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Jointly published by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 and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San Francisco, St. Augustin-Nettetal 1994, 356 pp. ISBN 3-8050-0348-X
34. *Der Abbruch des Turmbaus. Studien zum Geist in China und im Abendland. Festschrift für Rolf Trauzettel*, Hrsg. von INGRID KRÜBMANN, WOLFGANG KUBIN und HANS-GEORG MÖLLER,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5, 314 S. ISBN 3-8050-0360-9
35. ROMAN MALEK ed., *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2 vols.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China-Zentrum and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St. Augustin-Nettetal 1998, 1259 pp. ISBN 3-8050-0409-5.
36. EWALD HECK, *Wang Kangnian (1860-1911) und die "Shiwubao"*,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0, 353 pp. ISBN 3-8050-0432-X
37. SECONDINO GATTA, *Il natural lume de Cinesi. Teoria e prassi dell' evangelizzazione in Cina nella Breve relatione di Philippe Couplet S.I. (1623-1693)*,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8, 241 pp. ISBN 3-8050-0404-4
38. ZBIGNIEW WESOOWSKI, *Lebens- und Kulturbegriff von Liang Shuming (1893-1988). Dargestellt anhand seines Werkes Dong-Xi wenhua ji qi zhexue*,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7, 487 S. ISBN 3-8050-0399-4
39. TIZIANA LIPPIELLO, *Auspicious Omens and Miracles in Ancient China: Han,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1, 383 pp. ISBN 3-8050-0456-7
40. THOMAS ZIMMER, *Baihua. Zum Problem der Verschriftung gesprochener Sprache im Chinesischen. Dargestellt anhand morphologischer Merkmale in den bianwen aus Dunhuang*,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9, 287 S. ISBN 3-8050-0428-1
41. ULRICH LAU, *Quellenstudien zur Landvergabe und Bodenübertragung in der westlichen Zhou-Dynastie (1045?-771 v. Chr.)*,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9, 419 S., Abb. ISBN 3-8050-0429-X
42. TIZIANA LIPPIELLO-ROMAN MALEK eds.,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J. (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7, 671 pp. ISBN 3-8050-0386-2
43. IRENE EBER et al. eds.,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9, 470 pp. ISBN 3-8050-0424-9
44. DONALD DANIEL LESLIE, *Jews and Judaism in Traditional China: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8, 291 pp. ISBN 3-8050-0418-4
45. 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9, 456 pp. ISBN 3-8050-0433-8
46. *From Kaifeng ... to Shanghai: Jews in China*, Ed. by ROMAN MALEK. Joint Publication of th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and the China-Zentrum,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0, 706 pp., Illustr. ISBN 3-8050-0454-047. DOMINIC SACHSENMAIER, *Die Aufnahme europäischer Inhalte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durch Zhu Zongyuan (ca. 1616-1660)*,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1, 472 S. ISBN 3-8050-0455-9
48. JEONGHEE LEE-KALISCH, *Das Licht der Edlen (junzhi zhi guang). Der Mond in der chinesischen Landschafts-ma-le-rei*,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1, 188 S. und 80 S. Abb. ISBN 3-8050-0457-5
49. SHEN WEIRONG, *Leben und historische Bedeutung des ersten Dalai Lama dGe 'dun grub pa dpal bzang po (1391-1474).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Gelugs pa-Schule und der Institution der Dalai Lamas*,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2, 476 S., Faksimiles. ISBN 3-8050-0469-9
50. ROMAN MALEK, S.V.D. ed., *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 vol. 1,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2, 391 pp. ISBN 3-8050-0477-X
- 《華裔選集》
1. ANNE SWANN GOODRICH, *The Peking Temple of the Eastern Peak. The Tung-yüeh Miao in Peking and Its Lore*, with 20 Plates. Appendix: Description of the Tung-yüeh Miao of Peking in 1927 by JANET R. TEN

- BROECK, Nagoya 1964, 331 pp., Illustr.
2. STEPHAN PUHL, *Georg M. Stenz SVD (1869-1928). Chinamissionar im Kaiserreich und in der Republik*, Mit einem Nachwort von R.G. TIEDEMANN (London): "Der Missionspolitische Kontext in Süd-Shantung am Vorabend des Boxeraufstands in China." Hrsg. von ROMAN MALEK.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4, 317 S., Abb. ISBN 3-8050-0350-1
3. DAVID LUDWIG BLOCH, *Holzschnitte. 木刻版畫. Woodcuts. Shanghai 1940-1949*, Hrsg. von BARBARA HOSTER, ROMAN MALEK und KATHARINA WENZEL-TEUBER. Eine gemeinsame Veröffentlichung des Instituts Monumenta Serica und des China-Zentrums,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7, 249 S., 301 Abb. ISBN 3-8050-0395-1
4. ROMAN MALEK Hrsg., *"Fallbeispiel" China. Ökumenische Beiträge zu Religion, Theologie und Kirche im chinesischen Kontext*, China-Zentrum,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6, 693 S. ISBN 3-8050-0385-4
5. ROMAN MALEK Hrsg., *Hongkong. Kirche und Gesellschaft im Übergang. Materialien und Dokumente*, China-Zentrum, 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7, 564 S., 97 Abb. ISBN 3-8050-0397-8
6. ROMAN MALEK Hrsg., *Macau: Herkunft ist Zukunft*, Eine gemeinsame Veröffentlichung des Instituts Monumenta Serica und des China-Zentrums,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0, 666 S. ISBN 3-8050-0441-9
7. Gottfried von Laimbeckhoven S.J. (1707-1787), *Der Bischof von Nanjing und seine Briefe aus China mit Faksimile seiner Reisebeschreibung*, Transkribiert und bearbeitet von STEPHAN PUHL (1941-1997) und SIGIS-MUND FREIHERR VON ELVERFELDT-ULM unter Mitwirkung von GERHARD ZEILINGER. Zum Druck vorber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ROMAN MALEK SVD.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0, 492 S., Abb. ISBN 3-8050-0442-7
8. Martino Martini S.J. (1614-1661) und die Chinamission im 17. Jahrhundert,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 Hrsg. von ROMAN MALEK und ARNOLD ZINGERLE.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0, 260 S. ISBN

3-8050-0444-3

9. CHRISTAN STÜCKEN, *Der Mandarin des Himmels. Zeit und Leben des China-missionars Ignaz Kögler S. J. (1680-1746)*,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3, 440 S. ISBN 3-8050-0488-5

附錄二：《華裔學志》 出版品書評引言選集

《華裔學志》4：

Walter Fuchs, "Der russisch-chinesische Vertrag von Nertschinsk vom Jahre 1689. Eine textkritische Betrachtung" (pp. 546-593)-dazu Michael Weiers, "Der russisch-chinesische Vertrag von Burinsk vom Jahre 1727" in: Michael Weiers-Giovanni Stary eds., *Florilegia Manjurica in Memoriam Walter Fuchs*, Asiatische Forschungen 8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2), p. 187: "Es sind nunmehr über 40 Jahre vergangen, seit Walter Fuchs, dessen Andenken nachstehender Beitrag gewidmet ist, mit seiner Arbeit über den russisch-chinesischen Vertrag von Nertschinsk im Jahre 1689 für den ersten von den zahlreichen Verträgen zwischen Rußland und China, die in der Folgezeit abgeschlossen wurden und die z.T. bis heute nichts von ihrer Bedeutung, ja Brisanz eingebüßt haben, eine ausdrücklich textkritische Betrachtung vorgelegt hat."

"In die Pekingener Zeit fällt die intensive Mitarbeit an der neugegründeten sinologischen Zeitschrift *Monumenta Serica*, deren Redaktion de facto damals hauptsächlich in den Händen von Fuchs und Achilles Fang lag." (Hartmut Walravens, "Walter Fuchs in memoriam" in: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N.F. 1 (1981), pp. 238-241.

《華裔學志》25：

Friedrich Weller, "Die Sung-Fassung des Kāsyapa-parivarta: Versuch einer Verdeutschung" (pp. 207-361). "Weller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research on this sutra text and his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Song version of the Kāsyapa-parivarta is still referred to." See, e.g., J. W. de Jong,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Kāsyapa-parivarta," in: Herbert Härtel (Hrsg.), *Beiträge zur Indienforschung*.

Ernst Waldschmidt zum 80. Geburtstag gewidmet (Berlin: 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1977), p. 253.

《華裔學志叢書》

《華裔學志叢書》4 (Fuchs, *Jesuiten-Atlas*): “Auf dem Spezialgebiet der Ostasiatischen Kartographie hat Walter Fuchs wichtige Beiträge geleistet. Da sind die auch für den Zentralasienwissenschaftler interessanten *Materialien zur Kartographie der Mandjuzeit* zu nennen, die Ausgabe des ‘*Mongol Atlas*’ of China von Chu Szupen und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mit wertvollen Indizes versehen.” (Hartmut Walravens, “Walter Fuchs in memoriam” in: *Ural-Altäische Jahrbücher*, N.F. 1 (1981), pp. 239.

《華裔學志叢書》10 (Heissig, *Bolur Erike*): “Mit dem Erscheinen der literarhistorischen Untersuchung der mongolischen Chronik ‘*Bolur erike*. Eine Kette aus Bergkristallen’” (1946) trat der Jubilar erstmals mit einem Werk hervor, das einem Gegenstand gewidmet war, der die mongolischen Studien für die kommenden Jahrzehnte entscheidend prägen sollte: die Veröffentlichung und Bearbeitung mongolischer Chroniken des 17. bis 19. Jhs.” (Michael Weisers, “Walther Heissig und die deutsche Mongolistik nach dem Kriege” in: Klaus Sagaster-Michael Weisers eds., *Documenta Barbarorum. Festschrift für Walther Heissig zum 70. Geburtstag*,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 18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3), p. xii.

《華裔學志叢書》13 (Liebenthal, *The Book of Chao*): “On his return to Peking in 1946 he published *The Book of Chao* which firmly established his reputation as a Sinologist.” (in: Kshitit Roy ed., *Liebenthal-Festschrift*, Sino-Indian Studies 5 (Santiniketan: Visvabharati, 1957).

《華裔學志叢書》41 (Lau, *Quellenstudien*): Christoph Kaderas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51(2001)1, 245-246 (“Ulrich Lau hat sich mit seiner Arbeit als herausragender Paleograph und Jinwen-Spezialist empfohlen. Gegenwärtig gibt es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Sinologie wohl niemanden, der sich

auf dem überaus schwierigen Gebiet der chinesischen Frühgeschichte so qualifiziert bewegen kann. Er hat der Forschung ein brillantes Werk geschenkt, das die Diskussion der Paleographie, Frühgeschichte und komparativen Anthropologie. Noch über Jahrzehnte bereichern kann.”); DCG Mitteilungsblatt 43 (2000), 66-70 schreibt Gregor Paul, DCG: “Es gibt Veröffentlichungen, die keinerlei negative Kritik zu erlauben scheinen. Zu ihnen gehören die meisten Titel der Reihe *Monumenta Serica*. Seit über 60 Jahren tragen sie zu einem besseren Verständnis chinesischer Kultur bei ... Jedenfalls schließen die Untersuchungen der *Monumenta Serica* grundlegende und noch immer konkurrenzlose Studien ein. Chancen, in die Gruppe dieser ‘Klassiker’ aufzurücken, besitzen meines Erachtens auch die *Quellenstudien* Ulrich Laus und die von Roman Malik [sic] herausgegebenen Bände über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und dessen systematisch-historisches Umfeld.”

《華裔學志》和《華裔學志叢書》 的再版

Antoine Mostaert, “L’*Ouverture du sceau* et les adresses chez les Ordos,” *華裔學志* I (1935), pp. 315-357; in: Klaus Sagaster ed., *Antoine Mostaert (1881 - 1971). C.I.C.M. Missionary and Scholar, vol. 2: Reprint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K.U. Leuven, 1999), pp. 295-337.

Antoine Mostaert, *Textes oraux ordos* (《華裔學志叢書》1), 《Introduction》(pp.VII-XVI), 《Transcription》(p. XVII), 《Remarques》(pp. XVIII-XX), 《Notes sur la morphologie du dialecte ordos du Sud》(pp. XXI-LXVIII), 《Addenda et Corrigenda》(pp. LXIX-LXX) in: Klaus Sagaster ed., *Antoine Mostaert (1881-1971). C.I.C.M. Missionary and Scholar, vol. 2: Reprint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K.U. Leuven, 1999), pp. 323-393.

附錄 3：訃聞表、傳記表、書目表

Name	Author	Vol., Year, Pages	Remarks
Franz Xaver Biallas, S.V.D. (1878-1936)	Hermann Köster, S.V.D.	1 (1935), preceding p. 245	obituary (“Editorial Note”), photo (frontispiece), Chin. poem and notes by Chen Yuan 陳垣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	Herrlee Glessner Creel	1 (1935), 487-496	obituary, bibliography
Albert Tafel(1876-1935)		1 (1935), 496-498	abridged from the German obituary by Paul Fickeler in: <i>Sonderabdruck aus der Geographischen Zeitschrift</i> 41 (1935); cf. fn. 1, p. 496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6-1937)	Ernst Schierlitz	3 (1938), 286-291	obituary, bibliography; photo (frontispiece)
Erich Haenisch (1880-1966)	n.n.	5 (1940), 1-5*(Festschrift?)	biography, bibliography, photo (frontispiece), dedication
John C. Ferguson (1866-1945)	R.H. van Gulik	6 (1941), 340-356	biogr., bibliogr., photo (frontispiece)
Ernst Schierlitz (1902-1940)	n.n.	7 (1942), vii-ix	obituary, bibliogr., photo (frontispiece)
Antoine Mostaert C.I.C.M. (1881-1971)	n.n.	10 (1945), 1-4*(Festschrift?)	biogr., bibliogr., photo (frontispiece), dedication
Paul Pelliot(1878-1945)	Robert des Rotours	12 (1947), 266-276	obituary
Otto Franke(1863-1946)	Beatus Theunissen O.F.M.	12 (1947), 277-296	obituary, bibliogr.
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 (1894-1945)	Gustav Ecke	12 (1947), 297-298	obituary
Shen Chien-shih 沈兼士 (1887-1947)	Achilles Fang 方志滂	13 (1948), 409-412	obituary, bibliogr., photo (fac-ing p. 409)
J.J.L. Duyvendak(1889-1954)	Olaf Graf, O.S.B.	14(1949-1955), 584-587	obituary
Wilhelm Schmidt, S.V.D. (1868-1954)	Johannes Maringer	14(1949-1955), 588-591	obituary
Hellmut Wilhelm (1905-1990)	F.W. Mote	29 (1970-1971), i-xii (Festschrift)	biogr., bibliogr., photo (frontispiece), dedication, “Editors’ Note”
Gerhard Schreiber, S.V.D. (1911-1972)	n.n.	30 (1972-1973), preceding table of contents	obituary, photo
Henry Serruys, C.I.C.M. (1911-1983)	n.n.	32 (1976), i-v	bibliogr. (up to 1977), photo (frontispiece), dedication
Paul L.-M. Serruys C.I.C.M. (1912-1999)	n.n.	33 (1977-1978)(Festschrift)	bibliogr. (up to 1977), photo (frontispiece), dedication Chin. poem

Richard C. Rudolph (1909-2003)	n.n.	34 (1979-1980), i-v	bibliogr. (up to 1978), photo (frontispiece), dedication
Henry Serruys, C.I.C.M. (1911-1983)	n.n.	35 (1981-1983),	obituary
<i>Idem</i>	Françoise Aubin	36(1984-1985), 555-624	obituary, biogr., themat.
Paul B. Denlinger(1921-1989)	n.n.	38 (1988-1989), iii	obituary
Wolfram Eberhard(1909-1989)	n.n.	38 (1988-1989), iv	obituary
Joseph Van Hecken, C.I.C.M. (1905-1988)	Françoise Aubin	39 (1990-1991), 325-350	obituary, biogr., annot. bib- liogr.
Erwin Rousselle (1890-1949)	Hartmut Walravens	41 (1993), 283-298	biogr., bibliogr., photo (p. 294), personal documents
Heinrich Busch, S.V.D. (1912-2002)		42 (1994), n.p.(Festschrift)	photo, dedication
Harrie Vanderstappen, S.V. D.	Michael Cunningham, Robert Poor	43 (1995), vii-ix(Festschrift)	photo (frontispiece), biogr., bibliogr.
Achilles Fang 方志澍 (1910-1995)	James Robert Hightower	45 (1997), 399-403	obituary
<i>Idem</i>	Ilse M. Fang	45 (1997), 403-407	bibliogr.
Rudolph Loewenthal (1904-1996)	Michael Pollack	45 (1997), 415-417	obituary, reprinted from <i>Points East</i> vol. 11, no. 2 (July 1996), p. 19
<i>Idem</i>	Hartmut Walravens	45 (1997), 417-437	bibliogr.
Wolfgang Bauer (1930-1997)	Helwig Schmidt-Glintzer	45 (1997), 439-449	obituary, biogr., photo, "Ad- denda to Wolfgang Bauer's Bibliography" published in H. Schmidt-Glintzer [ed.], <i>Das andere China.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Bauer zum 65. Ge- burtstag</i> (Wiesbaden: 1995), pp. 671-686
Janusz Chmielewski (1916-1998)	Marek Mejor	47 (1999), 501-503	obituary, biogr., select. bib- liogr.
Paul L-M. Serruys C.I.C.M. (1912-1999)	W. South Coblin	47 (1999), 505-514	obituary, biogr., photo, ad- denda to the bibliogr. in MS 33 (1977-1978)
Käte Finsterbusch	Irene Wegner, Franz Xaver Peintinger	49 (2001), 173-179 (Festschrift)	biogr., bibliogr.
Isabelle Robinet (1932-2000)	Monica Esposito	49 (2001), 595-624	thematic and annot. bibliogr.
Julia Ching 秦家懿 (1934 - 2001)	Alan K.L. Chan	50 (2002), 537-540	Biogr., photo
<i>Idem</i>	Alan K.L. Chan, Charles Wing-hoi Chan	50 (2002), 541-547	bibliogr.

附錄 4：刊物簡評

1935 至 1948 年期刊評論表（按字母順序在括號中標示出版地點）：b1

N.b.: Which volumes of the respective journals were reviewed in MS can be looked up in the *Monumenta Serica Index to Volumes I-XXXV*, compiled and edited by Roman Malek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3)-see “General Index” under the title of the respective journal.

a) 西文期刊 (Journals in Western languages) :

- Annali Lateranensi* (Città del Vaticano)
Anthropos (St. Gabriel near Vienna)
Artibus Asiae (Leipzig)
Asia Major (Leipzig)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Peiping)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Hanoi)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Shanghai)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The China Journal (Shanghai)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Peiping)
Folklore Studies (Peking)
Hanxue 漢學(*Bulletin du Centre Franco-Chinois d'Etudes Sinologiques*, Pék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Cambridge, Mass.)
Institut Indochinois pour l'Etude de l'Homme (Hanoi)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Philadelphia)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Chengdu)

- Lectures chinoises* (Pékin)
Me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Bruxelle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okyo)
Monumenta Nipponica (Tokyo)
Orient et Occident (Geneve)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Berlin and Leipzig)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Peiping)
Scripta Sinica (Pékin)
Sinica (Frankfurt a/M.)
Sinologische Arbeiten (Peking)
Studia Serica (Chengdu)
T'oung Pao (Leide)

b) 中文期刊 (Journals in Chinese) :

- Dili xuebao* 地理學報 (Nanjing)
Dixue zazhi 地學雜誌 (Peiping)
Fang zhi 方志 (Nanjing)
Fu Jen xuezhi 輔仁學誌 (Peiping)
Guoli Peiping gugong bowuyuan niankan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年刊 (Peiping)
Guoli Peiping tushuguan guankan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Peiping)
Guoli Wuhan daxue wenzhe jikan 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 (Wuhan)
Guoli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Shanghai)
Guoxue jikan 國學季刊 (Peiping)
Henan bowuguan guankan 河南博物館館刊 (n.p.)
Jinling xuebao 金陵學報 (Nanjing)
Kaogu 考古 (n.p.)
Lingnan xuebao 嶺南學報 (Canton)
Minsu 民俗 (Canton)
Minzuxue yanjiu jikan 民族學研究季刊 (n.p.)
Qinghua xuebao 清華學報 (Peiping)
Shixue jikan 史學季刊 (Peiping)
Shixue nianbao 史學年報 (Peiping)
Shixue zhuanke 史學專刊 (Canton)
Tianye kaogu baogao 田野考古報告 (Shanghai)
Wenlan xuebao 文瀾學報 (Hangzhou)

Wenxian luncong 文獻論叢 (Peiping)

Wenxian tekan 文獻特刊 (Peiping)

Yanjing xuebao 燕京 (Peiping)

Yu gong banyuekan 禹貢半月刊 (Peiping)

Yuyan wenxue zhuanke 語言文學專刊 (Canton)

Zhejiang tushuguan guankan 浙江圖書館館刊
(Hangzhou)

Zhong-Fa daxue yuekan 中法大學月刊 (Peiping)

Zhongguo yingzao xueshe huibao 中國營造學社彙報

(Peiping)

c) 日文期刊 (Journals in Japanese):

Bijutsu kenkyu 美術研究 (Tokyo)

Manshu shigaku 滿洲史學 (Mukden)

Shigaku zasshi 史學雜誌 (Tokyo)

Shina-gaku 支那學 (Kyoto)

Toho Gakuho 東方學報 (Kyoto)

Toho Gakuho 東方學報 (Tokyo)

Toyo Gakuho 東洋學報 (Tokyo)

Research Grant Applications under the Program to Assist Foreign Scholars in Chinese Studies

※ A direct round-trip ticket between the domicile of grant recipients and Taipei is provided; monthly grants are award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cale:

Full Professor	NT\$ 60, 000	Associate Professor	NT\$ 50, 000
Assistant Professor	NT\$ 40, 000	Doctoral Candidate	NT\$ 30, 000

※ Accidental death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of NT\$1 mill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for up to NT\$50,000 in the case of an injury) will be provided for the grant tenure.

※ Grants are awarded for between three months and one year.

※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1) Application form	2) Curriculum vitae (including a list of publications)
3) Research plan	4) At least one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s is April 30.

※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contact us at: Liaison Divisi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 Chungshan South Road, Taipei, Taiwan 10001, R.O.C.

Tel: 886-2-2314-7321 Fax: 886-2-2371-2126

E-mail: ccsgrant@msg.ncl.edu.tw <http://ccs.ncl.edu.tw>